

工农业和外贸的平衡
政府支出，如何弥补
经济发展的动力
经济学的发展

1979年諾貝爾經濟獎获得者—— 路易斯访问记

INTERVIEW WITH W. AUTHUR LEWIS
—1979 NOBEL ECONOMICS LAUREATE

王念祖

编者按 普林斯顿 (Princeton) 大学教授阿瑟·路易斯 (W. Arthur Lewis)，是第一位因研究第三世界经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者。他对经济发展，贡献甚多。主要著作有：《经济成长论 (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)》、《开发计划 (Development Planning)》，和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(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)》等。

本刊编委、普林斯顿大学经济教授邹至莊 (Gregory Chow) 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念祖一同访问了路易斯。邹至莊教授系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研究室主任，与路易斯同事。王念祖教授与路易斯教授相识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并曾一同在联合国任职。现由王念祖教授将访问录音整理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记者 最近二、三十年内，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迈进，其主要课题是什么？

路易斯 近年来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。据我看来，近年来这方面最重要的课题有三：第一，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、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平衡问题；第二，政府庞大的开支如何弥补的问题；第三，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。

记者 请你将这几点阐明一下。

路易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想要工业化。在工业化的初期，困难并不很多，因为战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很低，由于推行工业化引起的对外输入、输出数量不大。但是经济的发展，从根本上看是不能孤立进行的。工业化需要原料、机器，同时也需要市场。假如国内不能供应这些原料和机器或不能吸收工业化的产品，就需要增加国际输入与输出，特别是输出，因为输入是要从输出来偿

付的。这是60年代及70年代发展中国家都深切感受到的。

记者 在这个时期中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何特点？

路易斯 这些国家工业品输出的增长率，比先进国要快。

记者 你指的是增长率。从绝对数量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的组成，输出仍以原料为主，而输入方面，工业品的比重仍然很高。总的说来，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平衡，工业品输出量的70—80%是7—8%的国家的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工业品还很少，是不是这样？

路易斯 是的。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。非洲许多国家，工业化萌芽于60年代，亚洲则于战后已经开始，拉美的工业化早在3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代，就已具眉目了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要不断地向先进国大量输出工业品，预料将遭遇到严重障碍。

记者 发展中国家对于先进工

业品的贸易，仍是入超的。即使其工业品输出的比重逐渐增加，也不过是逐渐接近先进国间相互贸易的结构，亦即大部分以工业品换取工业品。那么，为什么先进国要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输出，设置许多障碍呢？同时，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工业品，很多不过是原料加工，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安排的，有固定的市场。先进国设置障碍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？

路易斯 先进国的这个保护政策，是由于政治问题。例如美国，当某项工业受到进口威胁时，照理劳工应当从衰退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兴旺的工业部门中去。但是，如果美国纺织工业、汽车工业、钢铁工业同时都受到进口产品的威胁，而劳工又不能那么顺当地转移到其他部门中去，这时，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劳工和工会就会对政府施加压力，要求实行保护政策，以免造成更多的失业。美国工业受到进口的威胁，与过去美元汇率过高有关，失

去了竞争力。但后来美元贬值50%，美国的许多工业仍然比不过日本，技术落后了，因此不能不采取保护政策。总之，美国能否大量吸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，要看本国的就业能否顺当地从低工资的工业，转向高工资的工业。

关于工业品输出的可能性问题，小国与大国是很不同的。我在上面谈到的问题主要是指像印度、印尼、巴西等这样的大国。

记者 这些大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成功？

路易斯 譬如印度，工业方面已有高度发展，其中机器工业，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廿左右，但是农业方面问题仍然很多，特别是60年代粮荒很严重。绿色革命（Green Revolution）也不过是局部的成功。

记者 近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是相当高的，但是人口增加很快。最近民间又对政府强制推行节育管制产生强烈反感。因此，即使农业方面有成绩，从人口方面看，前途似乎仍难乐观。

路易斯 有些人口密度高的国家，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印尼等，人口增长率亦高，所以在今后十年内，经济发展对人民能有多少好处，不很乐观。但是我认为人口问题，大势是好的，过了二十世纪应当渐入佳境了。

记者 这是不是说今后十年、廿年内是重要关头？在短期内，发展中国家，即使以农为纲，进口与出口的平衡是否能够达到也仍是问题。因为发展农业需要很多化肥、农具、水利、运输工具、仓库及港口设备，需要进口的东西，恐怕还是很可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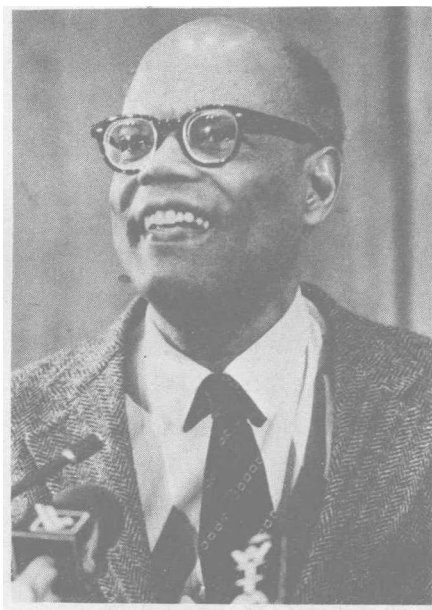
路易斯 这种需要，有许多是可以自己生产的，如化肥等。讲到农业，我是相当乐观的。以前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，很难发展技术，现在到处有试验农场，可以推广技术。从前很多人觉得农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，是保守的，不会利用新技术。但是近来有许多实例，显示各地农民，都很能适应，并且对新

事物很敏感。

记者 现在南北会谈（North-South Dialogue亦即先进国家（北）与发展中国家（南）的集体会谈），其焦点之一是国际贸易，特别是关于原料价格问题，你有何看法？

路易斯 这个问题，我在最近一个小册子“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”中有所论。简单地说，原料供应的价格（supply price）所以低，是因为随着殖民地的开始，原料供应地区的交通运输通畅。其基本解决办法，就是增加粮食的生产，降低粮食成本，从而提高原料与粮食的比价。

记者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，不是很严重吗？



阿瑟·路易斯(W. ARTHUR LEWIS)

路易斯 让我把这个问题，联系到我要讲的第二个主题，就是国家收支问题。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设施，如教育、卫生及公共投资等，需要庞大开支。问题是资金从何处来？有些国家靠商品周转税（turnover tax），有些国家靠国营企业的利润。问题在于这些收入是否足够抵付支出。如果不能的话，迟早要伸手向国际货币基金（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）乞援，或者被迫紧缩开支。发展中国家务必要避免走上这条道路。

记者 农业方面似乎也出现这类问题。例如，坦桑尼亚的“解放

村”，以前许多人觉得方向是对的，特别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味谈工业化而忽略农村建设的时候，坦桑尼亚能有这样的远见是不容易的。但是，为什么近年来发现了许多困难？

路易斯 这个例子说明单有大前提好像很对，还是不够的。坦桑尼亚“解放村”的出发点，是针对该国农民过于分散，所以要设法使其聚居新村，以便推行各项社会服务及设施，如教育、卫生、供水等。这个目的可能大致达到了。但是成本太大，因为农民背弃了原来的耕地居处，为了屯垦于新的环境里，必须搞许多工程，包括房屋建设，这就使总生产力反而减低。这种情况说明国家的设施，不能要求绝对普及，每项公众福利事业，总有一部分人民不能享受到。这种说法恐怕不合社会主义，但是我觉得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有限，不可能使每项好的设施个个都达到全民化。

这实际上还是刚才讲到的那个老问题，用什么来抵付这么庞大的开支。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，却要搞那么大的开支，到头来势必产生许多困难。

记者 要依靠国营企业的利润来抵补庞大的开支，恐怕是有困难的。我从前的教师熊彼得（Schumpeter）认为这种企业很难产生有创造性的革新家（innovator）。你的看法如何？

路易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，是要有干部来做的。官僚们对于统筹全国经济往往并没有明确概念，左手不知右手在干什么，对于管理企业更非所长，可是又不想用原来的管理人员。例如，60年代的加纳，干部们以为中产阶级，包括原来的管理人员，是危险的，应当消灭，所谓不容许中产阶级死灰复燃。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。因此，我觉得要发展经济，干部的训练非常重要。但是无论干部人员训练如何成功，精干的终究是少数。这些宝贵人才要好好利用。有许多职务，如管理一个发电厂，并不需要特出人才，如果硬派这种人才去干，那就会造成浪费。

同时，像十年、十五年的远景计划（perspective plan），也是很有用的。这种计划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。

要使干部人员积极地工作，也要有适当的刺激（incentive）。这里我就转移到第三个主题，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了。

记者 你觉得管理企业，是否应以利润为指标，用利润作为一种刺激因素？这样管理企业，是不是可以赏罚分明，有助于使干部人员树立责任心？同时利润的一部分还可以用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。

路易斯 我觉得利润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唯一标准。例如，水的供给问题（现在世界银行（World Bank）很注意这个问题）。假如要每一个供水计划都做到自负盈亏，甚至有利润可赚，我看，这种供水制度不一定是合理、最有效的。我想除了利润之外，应当还有其他标准以衡量企业的效率。但是我同意，一般企业应当要有利润。主要原因是各项建设都需要资金。如果每个企业都亏损，资金从何而来？

记者 你觉得南斯拉夫的工人参加企业决策的制度怎样？

路易斯 南斯拉夫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民主化了，权力是不那末过

于集中了。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美满的。但是，后来逐渐发现流弊，那就是工人不断要求增加自己的报酬与福利，每个工人都要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准，减少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差别。这就使得开支庞大，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或企业本身的积累。当然，这种趋势不限于南斯拉夫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亦盛行工人参予高层管理（worker participation），这个风向正在向西欧各国蔓延。由于这种情况而引起的罢工工潮不但私营企业有，公营企业亦有。

记者 时间不多了。我想请你谈谈你自己的研究经历。

路易斯 说起来很简单，我对经济学的研究曾从三方面入手，初期致力于各项工业的研究；旋即对若干发展中国家有所探讨；近来愈见国际经济的历史演变。

记者 最后，我知道你并不以“中国通”自居，所以不愿向中国盲目建议。但是有一点或者可以谈谈，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对近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动向和成就，特别是对发展经济学很感兴趣，很想有所了解。你认为应当如何着手，有何好书可读，请介绍一些。

路易斯 我想，要了解发展经济学，首先应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实

况及趋势。这种材料国际机关颇多分析，如世界银行的“世界发展年报（World Development Report）”及摩拉威兹（Morawitz）的“经济发展：第一个廿五年（Economic Development: The First Twenty-five Years）”等等。第二，许多有启发性（seminal）的著作，仍旧是有价值的，如赫许门（Hirshman）论平衡与否的问题，罗斯托（Rostow）论发展阶段问题，麦克兰伦（McLellan）论对成就的态度问题（Attitude toward Achievement），都可以读一读。第三，还有很多教科书，我自己是不用的，因为令人满意的不多，但是亦不妨看看。

记者 你对于这些文章，似乎评价很高。但是我对于麦克兰伦的看法，以及他所作的关于各民族特点的实地调查，是有很怀疑的。他的理论和你刚才讲到的社会因素，似乎也有不少出入。

路易斯 我所介绍的不等于是我同意的。我自己的许多看法亦曾经改变了五、六次。

记者 这是不是说，各家学说尽管不合自己的意见，亦应当听取？同时亦不可尽信，对吗？

路易斯 是的。

记者 时间已到，谢谢！

• 上接15页 •

达农民手里。现在每个农业州的电视、无线电广播，每天清晨六、七点钟，在农民下地以前就向他们报告农业的变化、市场价格等等几乎每一件有用的事情。农场杂志非常之活跃，农业经济学家经常写一些细致的事情，他们还到国会、政府机关，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。我要强调一点，许多政府的情报是不完全的、有偏向，不能满足需要的。它们对科学家也有影响，科学家发现很难理解农业经济学家在谈什么，他们问，“为什么农民不用我研究出来的东西？”农民可能有很好的理由不愿意用，结果科学家认为农民笨，实际上是科学家的情报不对头。经济学家常说，科学家所

做的并没有好到足够的程度。

我再讲一个我喜欢的例子。1934年在经过23年的试验之后培育出一种杂交玉米，叫0-727，产量很高，五年之中95%的农场都采用了。第一、二、三年我们搜集了一百个农场的样本，农民说这种品种实在了不起，但是在秋天穗子落下来，差不多5-10%，于是必须用手拣起来，不能用机器收集，因此农民不喜欢。我们告诉了农业科学家，他们说：“没什么，我们知道，但是产量太高了，损失一点没关系。”1937、38年秋天干旱，刮起了西南风，一小时25-30英里，一连刮了两天，结果85%的玉米都落到地里。玉米秆子与穗之间的连接

不牢，落在地上，满地皆是玉米，真是混乱极了，于是科学家不得不再着手改进。两年后研究出一种穗与秆长得很牢的品种。如果他们三年前听了我们的话，就会纠正得早些。

邹至莊：另外，农业经济学家有的在政府内任职，有的教书，但他的意见政府是知道的，所以他们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农业经济政策发生影响。

舒尔茨：是这样。我还要强调农业统计是非常重要的。

邹至莊：时间已经到了，非常感谢你今天内容如此丰富的介绍，谢谢！